



埤雅卷第十一

中大奉尚書在莊園吳郡開國公孫資家藏

釋蟲

蠶

蜂

蟻

蟻

蟻

蠶

蠶陽物也惡水食而不飲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

蜘蛛

蠶

蠶

蠶

蠶

蠶

蠶

蠶

蠶

蠶

蠶

蠶

蠶

蠶

蠶

蟬飲而不食，蜂蟬亦食，不飲再蠶，謂之原蠶。一名魏蠶。今以晚葉養之。先王之法，禁馬淮南子曰：原蠶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之法，禁之為其殘桑也。鄭云：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為害馬歟。然則原蠶有禁，非特欲以護桑，又以害馬故也。今蠶負馬迹，亦其驗歟。里俗謂之夏蠶，亦曰熱蠶，亦曰晚蠶。自世衰道微，先王之禁不行，而民間一歲至有三蠶者矣。是以桑弱而馬耗也。蠶書曰：飼蠶勿用雨露濕葉。蓋蠶性惡濕，故禮云：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也。

今浴飼蠶以葉酒之，飲其勻厚。故古者王親耕，三推而止。玉后親蠶，三酒而止。舊云：蠶之所吐為忽，十忽為絲，五絲為緝，十絲為升，二十絲為絨，四十絲為紀，八十絲為總。詩曰：素絲五絨。又曰：五總其絲之數，蓋如此。太玄曰：紅蠶緣于枯桑，其繭不黃。蓋蠶足於葉，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蠶已老，則紅故謂之紅蠶。紅蠶以繭白衣，亦或謂之室。易林曰：飢蠶作室是也。爾雅釋蟲曰：蟻，桑繭，繭由樗，繭棘繭，繭繭，繭，繭，繭。

蜘蛛

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之
亦掃其網置衣領中令人知巧時忘世云蜘蛛布
網如罾其絲右繞今磨旋蔓生皆循右而轉亦自
然之理也易曰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
諸離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說者又以謂
放蜘蛛而結網法螺蚌而閉戶則古之知者創物
其兼取博矣蓋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既曰仰觀於
天俯察於地而又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則所謂
取才於物雖非所以先者然亦豈可少哉字說曰
設一面之網物觸而後誅之知誅義者也

蜈蠖

蜈蠖屈伸蟲也一名螂蚘又呼步屈方言曰螂蚘
謂之蜈蠖賦曰龍伸蠖屈蠖屈蓋將以求伸也易
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言以屈道致伸漢志曰尺
者夔也蠖之義蓋取諸尺蠖之義蓋取諸引引者
伸也夔於尺伸於引今人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如
蠖之步謂之尺蠖豈放是乎亢桑子曰夫俗隨國
政之方圓猶蜈蠖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
身蒼蜈蠖似蠶食葉老亦吐絲作室舊說蜈蠖之
繭化而為蝶此猶蛹之變蛾爾賦曰蠖螟飛而生

風蚋蠖動而成響言屋之空曠深靜易以生風
響如此詩曰噲噲其正噦噦其冥是也

螳螂

螳螂有斧蟲也堯人謂之拒斧其臂如斧奮之當
輒不避莊子所謂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者也
一名不過以此爾雅曰不過螳螂其子蟬捕蟬
而食執木葉以自蔽蟬將去而未飛為之一前一
却莊子曰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蓋謂
是也世云螳螂所執之翳可以蔽形類從曰螳螂
之氣含之生火蚯蚓之塵背洒起霧未知其審月

曰螳螂生蓋是月升陰始起殺蟲應而生焉孫
炎爾雅正義云螳螂深秋孔子至夏之初迺生是
也亦生百子如螽斯云

蜉蝣

蟲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黃黑色甲下有
翅能飛燒而噉之美於蟬也翕然生覆水上尋死
隨流梁宋之間曰渠略叢生鬱棲中朝生暮殞有
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詩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如雪以刺其奢而掘閱言掘土使解閱也管子曰
掘閱得玉蓋言羔裘如膏則其好潔可知矣麻衣

如雪則其好奢可知矣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
夏小正云蟬蟬有般般衆也蟬蟬般之時也言有
有見也

蠮螋

爾雅曰蝮蝮蝮又曰蠮螋蝮蓋蝮一名蠮螋一名
蝮蝮信屈曲貌以形舉也方言曰關東謂之蠮螋
梁益之間謂之蝮詩曰領如蠮螋蓋蠮螋之體有
豐繁且白者故詩以況莊姜之領七辯曰蠮螋之
領阿那宜顧是也化書曰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蠮
螋此即木中蠹蟲亦曰桑蠹故古者譜從中起謂

之揭譜曹植籍田論曰昔三苗共工讎堯非堯之
蠮螋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蠮
歟

蠮

小蟲似蝮亂飛者也一名醯雞列子曰醯雞生乎
酒又曰食醯醯醯生乎食醯黃執食醯醯醯即蠮
是也孔子曰立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
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制字从蒙音謂之
蠮以此爾雅曰蠮螋孫炎注云蠮螋此蟲微細
群飛耶璞亦曰蠮飛磴則天風春則天雨此言蠮

螻將風則旋飛如磴一上一下如春則雨矣然其
圖贊又曰風春雨磴二說不同也

螟

食心曰螟食葉曰蟻食節曰賊食根曰蝨爾雅亦
謂食苗心螟食葉蟻食節賊食根蝨許慎說文以
爲吏冥冥犯法即生螟乞貸則生蟻抵冒取民財
則生蝨然則靈芝朱草杯拒之鍾其美與螟蟻之
鍾其惡雖不同其繫王者之政一也淮南子曰枉
法令即多蟲螟其以此乎蟻則蝗也蝗字从室今
其首腹皆有玉字水燭厥理也或曰蝗即魚卵所

化列子曰魚卵之爲蟲蓋謂是也俗云春魚遺子
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爲魚如
遇旱乾水縮不及故岸則其子久閣爲日所暴乃
生飛蝗故詩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說者以爲陰
陽和則魚衆多矣故豐年夢魚理或然也詩曰去
其螟螣及其蝨賊無害我田穉苗而未秀爲穉韓
詩曰穉幼稼也蓋蝨賊螟螣尤爲穉禾之害字說
云蝨食苗葉無傷於實若蟻可貸也賊食苗節賊
苗蝨食根如句所植螟食心不可見

螻

蟪一名蝦其首方廣有冠夏小正曰娘蜩者五采具蟪蜩者蝦是也俗呼胡蟪似蟪而小鳴聲清亮者江南謂之蟪蟪詩曰如蜩如蟪如沸如羹言天下謹譁沸騰不安如此此序所謂無綱紀文章者也又曰菟彼柳斯鳴蜩嘒嘒言蜩與柳異類今蜩託蔭其上鳴聲嘒嘒則王之於已不如菟柳之餘亦訖其蜩也鄒陽柳賦以爲蜩蟪厲響蜘蛛吐絲蓋蟪得美蔭則其鳴聲尤清厲方言曰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蟪蜩陳鄭之間謂之娘蜩按詩云如蜩如蟪則蜩與蟪異實非一物蓋蜩亦蟪之一種

形大而黑昔人啖之禮有雀鷄蜩范是也一名蠟爲其變蛻而禪故曰蟪亦其通名蟪舍卑穢趨高繫其禪足道也鹽鐵論曰以所不覩而不信若蟪不知雪也又況道常無所而不可覩者乎是故聞而不笑者寡矣故曰道無問無問問之是責空也舊說朽木化爲蟪壞裙化爲蝶腐菌化爲蜂又曰蠶二十日而化蟪三十日而化

寒蜩

寒蜩似蟪而小青赤一名蛻一名寒蟪蔡邕月令云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蟪其生坼裂母背故釋蟲

云者醜罍蓋蟬善飛者故謂之者醜論衡曰蟬生於復育開背而出方言曰黑而赤者謂之蜺又曰蟪謂之寒蜩寒蜩瘖蜩郭氏云按爾雅以蜺為寒蜩月令亦曰寒蟬鳴則知寒蜩非瘖者也寒蜩即今亞蟬亞蟬初瘖及得寒露冷風乃鳴故葛洪論云秋風至而寒蟬吟正謂此也然則方言原其始故謂之瘖蟬今雌蟬亦啞陶隱居所謂啞蟬雌蟬也不能鳴者然與寒蜩初瘖又異矣又一種似蟬而小綠色北人謂之螻額廣且深即詩所謂螻首蛾眉是也

螻蛄

廣雅云螻蛄螻蛄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螻蛄不知春秋螻蛄夏蟬也是故不知春秋按離騷曰螻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則螻蛄亦秋蟬矣一曰春生者死於夏夏生者死於秋故曰不知春秋也方言曰齊謂之螻蛄楚謂之螻蛄釋蟲云螻蛄蟻蟻即此是也莊子音義以為此即楚辭所謂寒蟬者也按風土記曰螻蛄鳴於朝寒蟬鳴於夕則寒蟬螻蛄又為兩物孔子曰遠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言政事惡諱而善肅

以靜應之而已稽聖賦曰蟻蝻行以其背蟪蛄鳴非其口按山海經有獸以其尾飛有鳥以其鬚飛則覆載之間負類及倫何所不有可勝言哉

蠅

蠅短狐也似鼈三足含水射人一日含沙射人之影其瘡如疥稽聖賦所謂蜉旋於影蠅射於光是也一名射工一名溪毒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春秋曰秋有蠅即此是也然畏鵝鵝能食之禽經所謂鵝飛則蠅沉鵝鳴則蛇結詩曰爲

鬼爲蠅則不可得言鬼無形而蠅性陰害射人之影則皆莫可究矣五行傳曰南越淫惑之氣生蠅蠅之猶言惑也字說曰蠅不可得也故或之今蠅蝮溺人之影亦是類爾造化權輿曰短狐射氣蝮蝮遺溺中影則疾人氣數感之故也周官曰凡際星除其狸蟲蠹蝮之屬蝮言搜而去之也亦言求而去之也

蛆蠅

詩曰伊威在室伊威甕器底蟲形似白魚而大爾雅曰伊威委委一名鼠婦食之令人善淫術曰鼠

婦淫婦是也亦曰鼠負陶隱居云鼠在坎中背則負之今作鼠婦如似乖理誤矣蓋鼠婦一名鼠姑亦或謂之鼠粘鼠婦猶鼠姑也鼠粘猶鼠負也因溼化生今俗謂之溼生

蚯蚓

考工記注云却行蝻屬蚓土精也其為物不息引而後伸蠖善緣蚓善引蛤介合蠃介解蚓或从寅志曰引達於寅一名蛇蟪一名曲蟪一名土龍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亦曰鳴砌孟子曰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言若仲子之操則蚓

而後可不可以入仁義之域月令云蚯蚓結言蚯蚓穴居首陽下嚮陽動則穴而上首故其身結而屈也傳曰魚無耳蟬無口蛇無足蚓無筋舊說蚯蚓土精無心之蟲與鳥交有一種白項是其老者也

果蠃

即今細腰土蠶好禁蜘蛛說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椎無子列子曰純椎其名穉蜂蓋其類也捷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蟲負之七日而化為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莊子曰

細要者化今呼大蠶啖于地中作房者亦曰土蠶
非此細腰土蠶也果蠃一名螻蛄一名蒲盧中腐
曰政也者蒲盧也化書曰嬰兒似乳毋斯不遠矣

螻蛄

螻蛄臭蟲一名螿一名天螻夏小正曰螿則鳴螿
天螻也孫炎爾雅正義以爲螿是雄者喜鳴善飛
雌者腹大羽小不能飛翔食風與土要以前甚澁
要以後甚利類從曰磨鐵致蝕汗羶引兔蜃灰除
蠹蛤陽去伏言物之相關感有如此者法言曰狐
狸螻蟻不腹臙也與言若牛羊之用人則螻蟻不

腹孤狸不臙矣方言云螻蟻謂之螻蛄周官曰馬
黑脊而般臂螻先儒云螻蛄臭也傳所謂腥螻而
不可饗臙惡而不可親蓋出於此一曰螻宜讀如
螻蟻之螻呂子曰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螻者蟻也
醫經以爲孤狸螻蟻之餘勿食食之令人生瘰癧
近是乎廣志小學篇曰螻蛄會稽謂之螻蛄

蜻蛉

蜻蛉飲露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蓋取蚊食
之遇雨即多好集水上欵飛尾端亭干則亭名之
曰蜻以此字或作蜓連亦直也一名蜻蛉方言曰

蜻蛉謂之螂蛉淮南又呼螻蚺亦曰螽也造化權輿曰水蠶爲螽字說云蛉蜻蛉也動止常廷故又謂之蛉今出於廷者也古今註曰蜻蛉一曰青亭色青而大者是也賦云塗青妖而還錢埋蜻蛉而變珠說者以爲五月五日取其首正中門埋之皆成青珠故類從曰青蛉之首瘞而爲珠也

蚊

說文云蠶人飛蟲从虫民聲亦或从昏以昏時出也俗云蚊有昏市蓋蠅成市於朝蚊成市於暮傳曰聚蟲成雷謂其市之時也蠶民蟲也吐蟲田牧

者病焉一曰蠶盲故謂之蠶揚子或問貨殖曰蚊蓋蚊之取利雖小然而善撓令人通夕不寐故推以此託况說文曰秦晉謂之螞楚謂之蚊蓋螞喜亂飛似蚊而小望之如霧荀子所謂醞酸而螞聚者也因雨而生與蚊實異一名替芮列子曰替芮生乎菑蠶蠶即黃甲小蟲一名輿父一名守爪爾雅云蠶輿父守爪鷓冠子曰一螞嚙膚不寐至旦半據入月四方弗治言物苟爲害不必在大蓋亦不在多也蚊性惡煙以艾熏之則瘖長喙如針螿

鼠

說文曰鼠穴蟲之總名也象形行露之詩一章曰誰謂雀無角二章曰誰謂鼠無牙說者以為雀角以無為有鼠牙似是而非按雀角鼠牙皆言以無為有似是而非也蓋雀有喙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傳曰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牙屈似有角者又曰視墉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明鼠無牙者也夫雀之為物依人又晝動而無角在其首且所穿者屋事之易察也鼠之為物畏人又夜動而無牙在其口且所穿者墉事之難知也召南之初事

易祭者至於獄而後明及其久也衰亂之俗已微貞信之教已興則雖事之難知者不待獄而明矣故於雀言獄鼠言訟也鼠一名鼯南陽呼鼠為鼯爾雅曰鼯鼠是也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其或取諸此乎傳曰窮鼠齧狸蓋鼠窮則鬪也故兵法曰歸師勿遏圍師必闕鼯鼠有螫毒者其口齧人及鳥獸皆不痛春秋所書食郊牛之角者也博物志云鼠之最小者或云其鼠是也莊子曰載鼯以車馬樂鵠以鍾鼓鼯小鼠也鵠小雀

也傳曰稷蜂不熏社醜不灌蓋其所託有如此者
鼯鼠兔首似鼠而大能人立交前兩足而舞害稼
者一名雀鼠廣雅云鼯鼠鼯鼠是也易曰晉如鼯
鼠蓋晉進也順而豫乎大明柔進而上行今九以
剛進處四失順而又履乎陰則拂晉之道矣故曰
進如鼯鼠無所守焉貪而畏人又此乎陰九四之
象也碩大也詩序所謂貪而畏人若大鼠也且五
之所以蕃錫而康四之所以貪竊而懼者亦豈有
他哉五以柔進順而豫乎明四以剛進悖而履乎
暗故也鼯鼠健於捕鼠似貂赤黃色大尾今俗謂

鼠狼廣雅曰鼠狼鼯是也一名鼯莊子所謂騏
驎騏驎捕鼠不如狸狽今栗鼠似之蒼黑而小取
其毫於毫可以製筆世所謂鼠鬚栗尾者也其鋒
乃健於兔栗鼠若今竹鼯之類蓋鼠食竹故曰竹
鼯燕山錄曰煮羊以鼯煮鼯以蚊言其性類相感
省火易孰有如此者鼯鼠一名鼯鼯一名鼯鼯似
鼠而小東方朔曰鼯猶鼯鼯之鼯狗者也鼯鼠爾
雅所謂鼯鼠夷由狀如小狐肉翅翅尾項脅毛皆
紫赤色脚短爪長飛耳乳者亦或謂之飛生或曰
一名飛蠅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善飛性食火煙

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升高禽經曰鷓鳥不登山
鷓鳥不踏土鷓鳥不能從下上高然則鷓之制字
从高鷓之从夷其義可知也荀子曰鼯鼠五技而
窮即此是也馬融曰獲蛙晝吟鼯鼠夜叫舊說鼠
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謂之首鼠韓子曰狐
鼠進退又鼠類最壽俗謂之老鼠是也若老鷓老
鷓老鳥之類以老稱亦如此爾雅曰東方有比目
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
比不飛其名謂之鷓鷓西方有比肩獸焉與叩叩
距虛比鳥叩叩距虛齧耳草即有難叩叩距虛負

而走其名謂之蠚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
中有和首蛇焉此四方中國之異氣也按蠚鼠前
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今契丹北境有跳兔前足
繞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足跳一躍數尺止則
蹶然仆地即所謂蠚又有鳥鼠同穴者與鳥為雌
雄似鼠而短尾鼠在內鳥在外杜甫詩曰水落魚
龍夜山空鳥鼠秋魚龍水名鳥鼠山名亦鳥鼠秋
而魚龍夜是詩兩句而含三事也

易

說文曰蚺易蟻蚌守宮也象形博物志云以朱飼

之其體盡赤搏之萬祥以點女人終身不滅如赤
誌偶則落故曰守宮也周易之義疑出於此取其
陰陽構合而易一曰蜥易日十二時變色故曰易
也舊說蜥易嘔電蓋龍善變蜥易善易故乾以龍
況爻其書謂之易爻者言乎其變也象之義出於
象彖之義出於彖易之義出於易皆取諸物也周
官大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
易連山始於艮故曰連山易曰兼山艮是也先儒
以爲象雲氣之出於山連連不絕非是歸藏始於
坤故曰歸藏周易始於乾故曰周易乾始萬物坤

終萬物艮者終始萬物故三代之易各首一焉易
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蜥易一名蛇醫字
林所謂蝮蛇醫是也舊說蛇體有傷此輒銜草
傅之故有醫之號也東方朔曰是非守宮則蜥蜴
如此守宮乃蠃蚘也今俗謂之蠃虎喜緣籬壁者
是按爾雅云蝮蛇蜥易蜥易蠃蚘守宮本草
亦曰一名蜥蜴一名守宮則蝮蛇蜥蜴蠃蚘守宮
異名而通者也方言曰守宮秦晉西夏謂之守宮
或謂之蠃蠃或謂之刺易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蜥
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蝮蛇東齊海岱之間謂之

蟻北燕謂之祝蟻考工記注云蝮鳴龜鼈屬注
 鳴精列屬旁鳴蜩蟬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蟻屬
 骨鳴榮原屬馬融周官作以胃鳴于寶周官作以
 骨鳴說者以為三字相近雖容有誤而馬鄭與干
 皆前世名儒或所授師說不同按說文蟻大龜也
 以胃鳴者則馬本作以胃鳴當謂蟻屬二教珠英
 云守宮鱗色如蛇而四足亦與魚合

埤雅卷第十一

埤雅卷十一

音釋

羸裸

飼似

緝

蟻象

蟻抗

蝮子六

獲獲

會苦火

蟻火外

蟻吐

噉啖

蟻亡結

蟻得

蟻謀

蟻吞

巨

苑苑

蟻許惠

菌窠

蟻下

蟻於發

額額

蟻相雞

蟻力木

蟻末

求

檐言

蟻以米

溼濕

蟻引

蟻斜

腰力侯

蟻如粟

瘦漏

蟻流

蝮昆

眈莫細

蟻木

蟻巨素

蟻錯處

馬王者駕馬故字以王爲馬誤矣且王無駕馬之制蓋古者天子乘龍諸侯乘馬故易以龍叙乾以馬明坤而天子乘龍駕六諸侯乘馬駕四白虎通曰天子駕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列子亦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則古有駕六之制者矣故書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今文以竹策龍爲籠以竹策馬爲駕蓋良馬見鞭影而行則鞭策之於龍是以籠之非以駕之也列子曰聖人以知籠羣愚蓋籠之道如此舊說相馬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小肺欲得大鼻

大則肺大脾欲得小膝小則脾小心欲得大目大則心大又曰眼欲得有紫豔口欲得有紅光上脣欲得緩下脣欲得急上齒欲鈎鈎則壽下齒欲鋸鋸則怒脊欲大而抗頷欲方而平喉欲曲而深胃欲直而出兔間欲開虎口欲開并肉欲大而明輔肉欲大而明耳欲如劈竹睛欲如懸鈴頭欲高如剝兔項欲起如飛龍又曰人眼鳥目麋背麟腹虎背龜尾擎頭如鷹垂尾如彗又曰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前視見目旁視見腹後視見足駁馬也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

骨五者燕備天下之馬也又曰口中紅白間色者
壽鼻中紅色如朱點書者壽眼中赤色如字形者
壽易曰貫如瞻如白馬翰如言未受飾於物也詩
曰皎皎白駒賁然未思賁然來思則言受飾於物
矣受飾於物則與在彼空谷生芻一束者異矣故
戒之以愛日毋爲僣游於此勉之以適思也曲禮
曰立視五雋式視馬尾小僂爲式蓋立視視車之
衡則平視馬之尾則俯矣故平視或謂之衡視鄭
云雋謂輪轉之度蓋當謂其徑也言乘車之輪六
尺有六寸五六三寸積尺爲三丈積寸爲三尺則

五雋之袞三丈三尺荀子曰立視前六尺而大之
六六二十六三丈六尺即此是也又曰坐視膝足
立視言坐則視膝立則視足也又曰應對言語視
面言應對言語則無上於面亦不下於帶也曲禮
曰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
視士視五步此即言語應對視面高下之度國君
綏視大夫衡視相備也綏視則言俯不下於帶衡
視則言仰不上於面蓋國馬之衡高八尺有七寸
田馬之衡高七尺有七寸駕馬之衡高六尺有七
寸以中言之衡高七尺七寸人長七尺則高與人

目略平故曰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又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上衡謂齊首矣國君則平衡平衡謂齊眉矣大夫則綏之謂當心矣士則提之謂當帶矣禮曰提者當帶而國君綏視不下於帶則綏之當心提之當帶明矣或曰凡物有當提者有當捧者今以貴賤之等而令當提者捧當捧者提可乎曰是禮也非是之謂也蓋曰執天子之器上衡國君平衡則正謂執器者言之而已非謂當提之器使捧當捧之器使提也荀子又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蓋亦準車之衡言之朝野僉

載曰伯樂令其子執馬經以求馬經年無有以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蟆謂其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馬隆顙跌目但蹄不如累麴爾伯樂笑曰此馬好跳擲不堪御也括母曰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亦近之爾

馮

今之烏騶也爾雅曰騶白雜毛馮蓋取諸馮之今馮其色騶白詩曰乘乘馬乘乘黃乘乘馮六尺已上爲馬黃純色馮雜色古者大夫乘駒乘馬則僭

諸侯之禮矣蓋亂生於衣服車馬之間而已大叔于田乘乘馬而決之大夫素衣朱襮此晉鄭之所由亂也騅亦駟類取騅之色一曰蒼白雜毛騅一曰蒼黑雜毛騅今騅色在青黑之間亦在青白之間詩曰毳衣如綉傳曰綉騅也然則色在青白之間

騏

毛詩傳曰青黑曰騏蓋騏蒼艾色一曰馬青驪文如博棊也詩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弁皮弁也司服曰凡兵事常弁服祗朝則皮弁服韋弁以韎韋

爲之故曰韋弁一名爵弁其色則象爵故也皮弁以鹿皮爲之故曰皮弁一名騏弁其文則象騏故也亦或謂之蒼弁鄭氏以爲爵弁似冕又謂韋弁韎韋爲弁又以爲其衣裳又曰韋弁蓋韎布爲衣而素裳皆誤矣按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韍則韋弁服純衣纁裳矣凡弁爵弁爲上皮弁次之故司服初一日韋弁服次二曰皮弁服次三曰冠弁服次四曰服弁服次五曰弁絰服蓋冠弁服弁度弁服也弁絰則服皮弁而加絰故其序如此喪服小記曰諸侯吊必皮弁錫衰服問曰公爲

卿大夫錫衰當事則弁經足相參證也左傳曰衛
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
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弁也說者以爲田獵之
冠則凡甸事冠弁服即皮弁又明夫詩曰騏驎是
中騏驎是騃蓋騏驎中駟騏驎上駟故服以騏驎
騃以騏驎淮南子曰騃欲馳服欲步宣王之詩北
伐舉四驥南征舉四騏者言方是時馬政愈修其
所以執駒綱馬教馳攻持臧僕講馭夫之法滋廣
故雖騏亦閑習任爲用矣非獨四驥也

馬

爾雅曰後右足白驥左白馬易曰震爲馬足蓋取
其躁以躁故二絆其足作足言縱之而動也鼻足
言制之而動也今字鼻从馬一絆其足鼻从馬二
絆其足鼻从馬口其足詩曰繫之維之口者維之
也淮南子曰是猶兩絆騏驎而求其致千里也兩
絆言鼻其足詩曰駕我騏驎王肅謂駕兩馬者下
云騏驎是中騏驎是騃明此駕兩者也蓋古者庶
人駕一士駕二大夫駕三諸侯駕四天子駕六說
文曰駢駕二馬也尚書大傳曰命於其君然後得
乘駢馬駢駕三馬也駟駕四馬也詩曰載騏載駟

駟以言大夫駟以言諸侯馬政論曰後足偏白者
凶若鼻之類是也此士之所以駕也歟

駟

爾雅曰白馬黑鬣駟廣雅曰白馬朱鬣駟今呼黃
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爲駟蓋馬無分於黃白
皆謂之駟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駟也明堂位曰夏
后氏駟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駟也月令曰
孟秋駕白駟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駟也俗云駟馬
善奈勞苦詩曰嘽嘽駟馬言駟性善勞而今取息
不平如此則以甚勞故也古者天子之卿純駟故

詩曰駕彼四駟又曰乘其四駟若諸侯之卿則不
能具純駟矣詩曰駕我騏驎蓋言秦之士也又曰
騏驎是中駟驎是駟蓋言秦之卿也

白顛

爾雅曰的顛白顛今之戴星馬也詩曰有車鄰鄰
有馬白顛鄰鄰衆比貌於車言其衆於馬言其特
相備也覲禮曰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說者
以爲卓即的顛故以爲上列而九馬隨其後莊子
曰齊之以月題蓋月題額上當顛如月者所以象
顛之白然則馬之貴的顛也可知矣易曰其於馬

也為的顙蓋震二陰在上故為的顙夫文入二為
白白陰色也二陰數也馬政論曰顙有白毛謂之
的盧又曰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凶俗
云的顙非也

騏

說文曰馬深黑色騏馬赤黑色騏先儒云取其馬
色如鐵非特有取於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鐵故曰
鐵也月令孟冬乘鐵騏即此是也詩曰駟騏孔阜
六轡在手以美襄公田狩之事蓋馬之族不一而
騏馬則喜前駕馬則喜後故古之御者駕馬以鞭

為主騏馬以轡為主騏性堅騏則疑於難御而有
繁手之勞矣今其六轡在手而已則是無事於轡
故詩以美之也陸子曰三皇垂策五帝繁手唐虞
按轡禹湯馳轡

驥

驥馬白跨驕驕馬白腹驥驥从線省禮曰練而線
線淺赤也一染謂之線再染謂之經三染謂之纁
周人尚赤戎事乘驥赤馬白腹曰驥言上周下殷
也詩曰駟驥彭彭此言尚父之乘然則戎事乘驥
蓋特其長而已或曰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則於戎

事乘驪之說害矣曰序詩者曰宣王南征則蠻荆之事正之而已故言兵則非伐人之兵也言車則非戎車也言馬則非戎馬也

黃

黃駟曰黃黃亦馬之上色故駟頌首章曰有驪有黃也列子曰牝而黃牡而驪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有駟曰乘黃矣然後乃言乘牡卒言青驪之駟則黃牝驪牡剛柔之質具矣明堂位曰周人黃馬蕃駟言吉事乘此詩曰四黃既駕兩駟不猗是也至於戎事則乘驪檀弓曰周人尚赤戎事乘驪或曰

天子之馬盛則駕六常則駕四詩曰四黃既駕兩駟不猗此駕六之證也穆王命八駿之乘右服華騶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驂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此駕四之證也

駟

青驪曰駟今之驥驄也詩曰駟彼乘黃駟彼乘牡駟彼乘駟言臣有柔順之德剛健之材又被文以成之則臣之道備矣於乘黃曰在公明明於乘牡曰在公飲酒於乘駟曰在公載燕在公明明則禮

所謂在明明德也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於是飲酒以載燕則亦以有道故也鹿鳴之道和樂而已非君臣之道也故六月之序至言四牡然後曰君臣缺矣今言在公飲酒在公載燕而更以鳥頌君臣之有道者蓋夙夜在公在公飲酒則臣有餘敬君有餘惠臣有餘敬君有餘惠則非特若鹿鳴正言買主之道而已是乃所以為君臣有道也

駟

爾雅曰黃白雜毛駟陰白雜毛駟駟今之桃花馬駟今之泥駟也詩曰我馬維駒我馬維騏我馬維

駘我馬維駟其先後與駟之序合則駟不如駘駘不如騏天然是詩乃卒言駟者以明馬雖爾雅所以御之滋善

駘

駘白駘徐鉉曰駘象駘文書象馬設乳虎見之而伏則象駘之文理或然也駘亦馬之上色故古者國君乘之文王曰昔者寡人喜是黃人黑色而類乘駘馬而備朱時諸大夫是然曰先君王也詩曰皇駘其馬亦言白駘者士昏禮攝盛故也爾雅所謂駘如馬俗牙合虎豹詩所謂羆有六駘者字从

交作字說曰駮類馬食之也食馬凡類已也而
能除害已者在於交也此駮也

駮

馬善駮牝驢牡曰駮以罕稱也駮之
字从来言進於馬也其言往易曰知進而
不知退亢龍也其言上馬七尺以上為
駮八尺以上為龍詩曰駮牝三千三千言多駮牝
取其大也蓋驛馬常小今俗謂之小馬以此凡馬
宗廟用龍戎事用駮曰事用駮駮田馬也考工記
曰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輶深四尺鄭

云國馬高八尺衡高八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
七寸為衡頸之間也田馬高七尺衡高七尺有七
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也校人曰邦
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大夫曰家其種又
自田馬而下則所謂國馬者無大夫之馬矣蓋諸
侯有良馬有戎馬無齊道大夫有田馬有駮馬無
種戎或曰正言國馬者非特以別大夫亦以約天
下之馬也伯樂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
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良馬即國馬也故駮頌
以為諸侯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駮馬變種曰

良者以此也。與度人曰八尺以上爲龍。此種馬之
豈所謂天下之馬者耶？蓋馬八尺以上則疑於龍
矣。是故謂之龍也。坤之上六稱龍，與此同義。駟之
頌一章曰有駟，有皇，有驪，有黃。二章曰有騅，有駟，
有騂，有騄。三章曰有騂，有駟，有騄，有騅。四章曰有
駟，有騅，有騂，有騄。五章曰有駟，有騅，有騂，有騄。
駟有駟，有騅，有騂，有騄。按驪，馬白跨曰騅，黃白曰皇，純
黑口驪，黃騂曰黃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騄，
赤黃曰騂，青黑曰騅，青驪曰騄，白馬黑鬣曰騄，
赤身黑鬣曰騄，黑身白鬣曰頌，陰白雜毛曰駟，形
白雜毛曰駟，豪骨曰騄，二目白曰白魚，魚今謂之環
肥，思無邪，思馬斯祖，殆此之謂也。

駒

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駝，八歲曰駟，馬八歲一變，故
以八也。語曰七驄，八白言馬至八歲驄變而白矣。
傳曰大夫乘之，君子曰大路之馬必倍，至於教順然後乘
大夫乘之，君子曰大路之馬必倍，至於教順然後乘
之所以養也。倍言年長以倍，今羣牧選馬十六

歲以上乃以進御此道象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
路馬之齒高矣故齒路馬有誅所以廣敬也詩曰
我馬維駒六轡如馮而後言維騏維駱維駟則騏
也駱也馮也馮上之文宜皆爲駒大夫乘駒駕三
今曰六轡者上大夫卿奉使故也禮曰上大夫卿
卿與諸侯駕四說文从句字音拘則以駒血氣未
定宜拘執之馬爾詩曰繫之維之義蓋取此一章
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
伊人於馬道遙二章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
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馬嘉客古者朝食曰
饗夕食曰飧飧薄食也故是詩於苗曰以永今朝
於藿曰以永今夕道遙以道言之也嘉客以禮言
之也清人曰二茅重英河上乎翱翔二茅重喬河
上乎道遙翱翔禮之事也道遙道之事也河上非
所宜然因以微切其上故序者曰公子素惡高克
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也舊說繫馬曰維
繫牛曰縶公羊曰牛馬維縶

賦

周官馬八尺以上爲龍戎馬之高蓋亦准此故爾
雅曰馬八尺爲駘也駘即戎馬故其字指事而戎

事齊力尚強故爾雅又曰絕有力駮也按人云種馬一物戎馬一物戎馬即駮是也種馬即龍是也之言良馬謂之龍種蓋出於此

埤雅卷第十二

埤雅卷十二

音釋

馮布老

馬之喻

駮徒往

驪原

駮胡絹

駮一人

駮撥

駮力才

駮而才

駮鮪

表茂

拾何夫

駮乃乎

襮剝

駮之誰

轟苗

炙巷

駮妹

緇側其

駮合

經律

駮假筆

駮徒

駮魚據

駮傷遇

駮如立

口圓

駮部田

駮列

駮啖

駮何且

駮余橋

駮毛絹

駮丑真

駮思營

駮古變

駮皮筆

駮於宜

駮宜寄

駮音悲

駟力由 駟驂 駟草 駟竹留

驪它 頤洛 駟胡加 驪徒黑 驪力振

軒遊諫 跳徒高 駟布真 駟藥

埤雅卷第十三

中夫奇堂書卷第十三 杜國吳郭開國 賜紫金魚 陸相撰

釋木

桃 甘棠 梅 李

楓 槐 棗

木瓜 穀 楊 栝 棘

橘 唐棣 常棣

桃

桃有華之盛者其性早華又華於仲春故周南以興女之年時俱當誇曰白頭種桃又曰桃三李四

梅子十二言桃生三歲便於華果早於梅李故首
雖已白其華子之利可待也然皮束莖幹頗急四
年以上宜以刀剗其皮不然皮急則死故周南復
取少桃以興所謂桃之夭夭是也一章曰灼灼其
華者灼灼其華之紅而麗也言女以盛時而嫁二
章曰有蕢其實蕢大貌蓋桃性更七八年便老老
則子細此言少姚故曰有蕢其實言非但有華色
又嫁而有子夫婦之道成焉二章曰其葉蓁蓁蓁
蓁盛也言能成其家又以庇其所賴也且桃性華
葉齊生至於有蕢其實然後其葉蓁蓁故其序如

此抑陰青繁合休息者賴之又在夏之時也魏之
詩曰園有桃其實之殷園有棘其實之食言國君
有一國以爲養今也資園桃以爲穀賴園棘以爲
食而園之外莫理焉則徒儉以音而不能用其民
可知也禮曰王吊則巫祝以桃蒨前王桃鬼所惡
而蒨以拔除不祥所以異於生也本草云桃梟主
殺百鬼精物桃梟木乾如梟磔首木上故曰梟也
典術曰桃者五木之精故能厭伏邪氣服其華令
人好色蓋仙木也賦曰桃華醜面家語曰六果桃
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此言祭祀不用而已周

官饋食之邊曰其實棗栗桃乾榛榛實則桃用其
乾爾棗栗桃言乾榛榛言實則先儒謂榛乾梅之
非是榛爲梅而已漢武帝故事云海上有蟠桃三
千霜乃熟一千年開華一千年結子東方朔嘗三
盜此桃矣按仙家日月長其果之華實自然久之
南華真經曰北宜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
爲鵬鯤鵬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郭象以爲此豈
好竒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
此大物

甘棠

釋木云杜甘棠甘棠今之杜梨也又曰杜赤棠白
者棠樊光云赤者爲杜白者爲棠陸機草木蟲魚
疏以爲赤棠與白棠同爾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
色爲白棠甘棠也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曰澁
如杜是也字說云詩言蔽芾甘棠以杜之美言有
杖之杜以棠之惡說詩者以意逆志乃能得之甘
棠之詩一章曰勿翦勿伐二章曰勿翦勿敗三章
曰勿翦勿弄伐將以絕之也敗殘之而已拜屈之
而已於公所菱戒以勿伐所憇戒以勿敗所說戒
以勿拜言人思召公之德久而彌深愛其棠彌至

也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劉歆廟議以爲思其人尚愛其木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故曰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

梅

梅一名榭杏類也其實酢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華在果子華中尤香俗云梅華優於香桃華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得而兼者多矣若荔枝無好華牡丹無美實亦其類也記曰蔓其窮與梅先

桃李而華女夫婚姻之時則感已之不如亦梅華雖先桃李然其著實乃更在後則婚姻之年或未慊也故詩人以興焉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兮標有梅其實三兮標有梅頃筐墜之言梅盛極而落存者十七已而十三則已夫婚姻之時矣頃筐墜之則婚姻尤晚矣得及男女之時而已蓋始於季秋終於仲春者婚姻之時也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者男女之時也周南昏姻以時召南則男女得以及時而已且及者汲汲之詞此其所以淺迫而爲召南然則魯衛之政兄弟也周召之化其父子歎詩

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言墓門之隧既非梅之所
宜生而鴉之爲初食甚而甘之以自美非梅之所
能養而美之者也猶之陳陀無良師傅養成其質
以至於不義且鴉所鳴民有禍則惡加於萬民之
譬也今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
土溼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
衣服皆敗黥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
雨謂之送梅轉淮而北則否亦梅至北方多變而
成杏故人有不識梅者地氣使然也傳曰五月有
落梅風江淮以爲信風亦華信風之類賈思勰曰

按梅華早而白杏華晚而紅梅實小而酸杏實大
而甜梅可以調鼎杏則不任此用世人或不能辨
言梅杏爲一物此則北人不識梅也詩曰終南何
有有條有梅君子至上錦衣狐裘條抽也蓋袖渡
淮而爲枳梅變而成杏今終南之所生有條有梅
而材實成焉則山之所以美化乃在乎此以譬則
人君之道化也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
羹爾惟鹽梅蓋造而始之者麴蘖也調而成之者
鹽梅也高宗之於傅說始命之曰用汝作礪言令
汝作此而已所謂格則庸之者也終命之曰爾惟

麴麴惟鹽梅則其所以待之厚矣蓋麴藥所以
作酒故也鹽梅所以作和羹故也七命云燁以秋
橙酷以春梅正言春梅者春實尚青味酢故也淮
南子注曰一梅不足爲百人酸喻少不能有所勝
故曰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舊說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始華故文二人向
陽爲陽從向陰爲北士之趨嚮不可不慎也

李

素問曰李非皆酸李東方之果木子也故其字从
木从子性頗難老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

上故果屬有六桃最爲下孔子飯黍不以雪桃而
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又曰丘中有麻彼留子
嗟丘中有麥彼留子國丘中有李彼留之子言麻
以衣之麥以食之又有李焉且皆丘中植之則留
子之政修矣此人之所以思之法言曰男子畝婦人
桑之謂思呂子曰子產相鄭桃李之垂於術者莫
之援也然則丘中有李又能使人不盜也爾雅曰
桃曰膽之棗李曰寔之蓋棗李之臍去寔而已舊
云桃李種法大率欲方兩步一根密則陰輒相扇
不惟子細味亦不佳也論語曰朋友數斯疏矣有

是武化書曰李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甘此明造化之權有以知巧而移矣莊子曰接子之或使此之謂也爾雅曰休無實李言可休息而已無實可食也

楓

釋木云楓攝攝楓似白楊有脂而香今之香楓是也木厚葉弱枝善挫故字从風作音从風也葉作三脊霜後色丹所謂丹楓其材可以為式兵法曰楓天棗地置之槽則馬駭置之轍則車覆是也舊說楓之有瘿者風神居之夜遇暴雷驟雨則暗長

數尺謂之樹人天旱以泥封之即雨故造式者以爲蓋又以大霆擊棗木載之所謂楓天棗地蓋其風雷之靈在焉故能使馬駭車覆也楓尊棗卑故式覆以風楓載以雷棗古者王禁被以楓槐外朝之位樹九棘焉賦曰蘭若充庭槐楓彼宸此之謂也

槐

春秋說曰槐者虛星之精槐性暢茂上棘爾雅所謂如槐曰茂又曰槐棘槐喬桑柳醜條是也周官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

子男位焉而三槐三公位焉蓋槐取黃中外懷又
其華黃其成實玄故也棘取赤中外刺又其花白
其成實赤故也蓋聖人取義簡博植一物而兼善
舉故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曰駟騶彭彭傳云駟馬
白腹曰騶言上周下毅也西方之書以蓮華取義
蓋以如此蓮華有白有青有赤其所表示則白淨
也青善也赤覺也能隨衆緣應時開敷悅可衆心
而非實也然實亦因此是之謂如蓮華舊云弱槐
初生不能自立即於槐下種麻魯槐令長既植移
而蔭之亭亭若一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者也

所以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天玄主物簿曰槐
木生丹不復凋殘也木身潤滑常有香氣如焚松
風由是觀之內丹之益豈虛言哉

棗

棘大者棗小者棘蓋若酸棗所謂棘也於文重東
爲棗並束爲棘一曰棘實曰棗蓋棗性重喬棘則
低矣故其制字如此詩曰八月剝棗十月獲稻剝
擊也棗實未熟難擊不落已熟則爛不擊自墮蓋
收棗擊而落之故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收收法
槪而落之爲上是也且棗全赤即收故乾則紅皺

復無烏鳥之費半赤而收者肉未充滿乾復黃皺
將赤味亦不佳故於全赤之時剝而落之夏小正
曰剝棗栗零剝也者取也零也者隆也零而後取
之今採華藥亦各有時筆談云如紫草未華時採
則根色鮮澤華過而採則根色黯惡故用葉者取
葉初長足時採用華者取華初敷時採用實者取
成實時採緣土氣有早晚天時有愆伏如平地三
月華者深山中則四月華是也孟子曰今夫斲苓
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
日至之時皆孰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

養人事之不齊也世云噉食令人齒黃養生論曰
齒居晉而黃晉齒食此故也

棘

棘性堅強費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棘故
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以言七子不令費母之
長養如此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
蓋母雖失道負罪引愆自謂不令念其母之勞而
忘其過者孝子之道也故序者曰凱風美孝子也
且其負罪引愆自謂不令念其母之勞而忘其過
者亦所以微切以感其母公孫丑曰凱風何以不

怨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之過小而怨是
不可磯也蓋微切以激之之謂磯據此丑聞小弁
之美則凱風之不怨自可推而得今復云云者亦
異乎商賜之言詩矣魏風一章曰園有桃二章曰
園有棘棘酸棗也於果爲下以言昭公之節彌苦
傳曰豫章以木稱郡酸棗以棘名邦舊云鵲巢中
必有棘蓋棘性煖今人養華之法初春以棘數枝
置華叢上可以辟霜護其華牙也

木瓜

釋木云楸木瓜木瓜葉似柰實如小瓜其枝可爲

數號一尺百有二十節沫酢善療筋轉陶隱居云
如轉筋時但呼其名及書上作木瓜字輒愈蓋梅
望之而蠲渴楸書之而緩筋理有相感不可得而
詳也諺曰梨百損一益楸百益一損投人之道宜
有以益之而報人則欲其堅久故詩曰投我以木
瓜報之以瓊玖也江左故老視其實如小瓜而有
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圓而小於木瓜食
之酢澁而木者謂之木桃木李大如木桃似木瓜
而無鼻其品又小木桃亦或謂之木梨梨蓋聲之
誤也鼻即瓜之脫華處里俗呼之爲味其著華處

乃臍也按魚龍河圖曰瓜有兩蒂兩鼻者殺人則鼻與蒂異矣木瓜性脆木李性堅今人以蜂飴漬之者取木瓜煎之者取木李且六果桃最爲下其詩一章曰木瓜二章曰木桃三章曰木李以言投我彌薄而報之彌厚則不應先桃後李如此今木瓜或於孰時鏤紙作華粘之以瀦喫其上得露日之氣乃紅其文如生云

穀

穀惡木也而取名於穀者穀善也惡木謂之穀則甘草謂之大苦之類也詩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

其下維籜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蓋檀堅厚籜脆薄其別之易也穀則惡木也而疑於羨散木也而疑於才其別之則難矣故一章言尚其樹檀而下其籜二章言尚其樹檀而下其穀以誨宣王分別善惡有隆於後且箴規者友道也誨誘者師道也記曰能博喻然後能爲師故衡門三章章四句鶴鳴二章章九句皆比而不賦則以誨誘故也然僖公愿而無立志故作衡門者以誘掖之宣王則高才之主特不能以有終爾非愿而無立志者也故鶴鳴一二以曉教之又與誘掖之詩異本草

曰楮一名穀陶氏云即今構木誤矣先賢以馬皮
斑者是楮皮白者是穀有辨者曰楮無辨者曰構
按此非一種物類相感志云其膠可以團丹砂語
曰構膠爲金石之漆是也列子曰宋人有爲其君
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不可別也
遂以巧食宋國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
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
不恃知巧老子曰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此之
謂也

揚

爾雅曰楊蒲柳所謂董澤之蒲是也今有黃白青
赤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葉赤材
理亦赤黃楊水性堅緻難長俗云歲長一寸閏年
倒長一寸世重黃楊以其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
則無火取此木必於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爲枕
不裂楊之孚甲早於衆木昏姻失時則曾木之不
如也故詩曰東門之楊其葉洋洋盛也東門之楊
其葉肺肺肺衰也以言嫁娶之暮如此莊子曰
犬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折楊逸
詩皇華即詩所謂皇皇者華是也蓋送之以禮樂

言遠而有光華則其即人情也近矣詩之近於人情非其至者也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若此者詩之至也中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易曰枯楊生華枯楊生稊蓋楊性堅勁雖生棟不撓齊民要術曰白楊性勁直堪爲屋材寧折終不曲撓榆性懦軟久無不曲比之白楊不如遠矣正言枯楊義取諸此豕曰大過棟撓本末弱也

柚

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柚柚似橙而大

於橘故兩同書曰孰錫分銀操橙證柚一名條秦風所謂有條者即此是也碧餘丹實出於江南列子曰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櫨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故曰橘柚有鄉董蕭有叢又曰橘柚凋於北徒若榴鬱於東移也晏子曰賜人主前瓜桃李不削橘柚不剖此亦曲禮懷核之義然自其大者觀之雖若未務然而循循謹杜戒僭竊之萌遠矣後世法亡道散始以細謹爲不足顧也於是禮義大壞而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天子至下堂而見諸侯矣

由是言之夫禮之曲豈可廢哉詩曰肇允彼桃蟲
拚飛維鳥不可不慎也藥語曰本草云橘皮味苦
柚皮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
橙爾橙可登而成之柚視其外油然者也

橘

橘如柚而小白花亦實蓋亦渡淮而變考工記所
謂橘踰淮而北爲枳此地氣然也書曰厥包橘柚
錫貢言錫明不常貢也崔寔正論曰橘柚之實堯
舜所不常御蓋如是矣舊說橘宜見苑則多子故
類從以爲橘觀苑而實繁榴得骸而葉茂也橙亦

橘屬若柚而香物類相感志曰葉有兩刻缺者是
也淮南子曰故橘樹之江北化而爲枳是故桓公
以管仲則治以易牙則亂可不戒哉楚辭云斬伐
橘柚列樹苦挑此亦退賢進不肖之諭也世傳伊
尹爲湯說至味云肉之美者猩脣燕髀豹胎象筋
魚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鮓菜之美者崑崙之
蘋具區之菁和之美者陽濮之薑招搖之桂飯之
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果之美者江浦之橘雲
夢之柚非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已成而天子或天
子成則至亦具矣

唐棣

唐棣一名移其華反而後合詩曰唐棣之華偏其
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
之有此詩二百所以無此篇歟然則孔子剛詩蓋
若此類凡亦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
後合詩曰山有苞棣隰有樹椹苞棣以況可與權
之臣樹椹以況可與立之臣可與權者在上可與
立者在下穆公之業也又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蓋棣華偏而後合桃李則皆
有華之盛者故詩以況王姬下嫁其衣之穠如此

且偏然反故車服不繫其夫下主后一等爾雅曰
唐棣移其華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偏然反夫之
事也竹枝曰邛之戰偏然反何也曰春秋無通辭
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
在其辭以從其事陸機疏云唐棣與李也一名雀
梅亦曰車下李其華或亦或白六月中孰大如李
子可食華品序云洛陽亦有芍藥緋桃碧桃千葉
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
謂之果子華曰某華至牡丹則名直曰華其意謂
天下真華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自可

知也其愛重之如此

常棣

如亨而小子如櫻桃正白華華上承下覆甚相親
爾采薇所謂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是也唐棣之華
反而後合詩以譬權則此華上承下覆甚相親爾
者常而已矣故曰常棣也棣以移棣从棣棣言華
華相承維棣相親也棣仁也移義也兄弟尚親親
親仁也故常棣以燕兄弟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
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傳曰聞常棣之言爲今也
聞常棣之言爲今則管蔡之所以失道者以不聞

乎此而已故序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鴝
鴝曰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鴝鴝而是詩云故
作常棣焉變爲言作者蓋周公之於詩其道在鴝
鴝而其事在常棣故也孟子曰詩云迨天之未陰
雨徹彼桑土調絃擘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
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此以道乃爲鴝鴝之證
也左傳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糾合宗族於成周
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鸚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
弟此以事故作常棣之證也然則道在鴝鴝事在
常棣周公也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孔子也秦子曰

作人當如棠棣灼然光發

埤雅卷第十三

埤雅卷十三

音釋

袖右

劉

苙佩

番色

芴列

饋海

藤來道

溢色

蒂沛

菱拔

憇氣

柑南

憚口玷

暨既

礎楚

黠鬻

總協

礪力

輝闡

鈎勾

囊帝

攝涉

獲活

黯乙減

筵牟

擾憂

磽苦交

楸茂

籜托

構古候

緻馳二

祥滅

梯題

櫟余舟

雀之誰

縛市亮

鮪葉姑

菁精

移移

撻遂

穠農

邛蒲必

華于尾

埤雅卷第十四

釋木

栗

柳

楸

櫻桃

柏

梧

桐

柘

椒

梓

榛

榴

榘

桂

粉

棋

栗

栗味鹹北方之果也有菜蝟自粟故先賢云皂者
柞栗之屬高者楊柳之屬藪者李梅之屬國語曰

中大夫守尚書丞丞在國其都開則賜金銀

婦摯不過棗栗以告虔也先儒以爲棗取早敬栗
取恂栗東觀書曰栗駭逢轉蓋今栗房秋孰罅發
其實驚躍如爆去根榦甚遠所謂栗駭其以此歟
詩曰山有樞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杻山有漆隰有
栗言國君有財而不能用猶之山隰不能自用其
材故人卒取之以爲用也然則秦詩曰阪有漆隰
有栗何以爲美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秦仲旣見
君子有禮樂之好故道此以爲戒言宜並坐鼓簧
今不能及時以自虞樂則壯者其耄老者其亡矣
此其所以爲美也耄之爲言跌也易曰日莫之離
不鼓缶而歌則大耄之嗟凶與此同義傳曰其言
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自母言之則爲賢母自
妻言之則未免爲妬妻蓋言之異有如此者相法
曰白如截肪黃如烝栗今黃玉謂之栗玉義蓋取
此內則曰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按儀禮曰棗烝栗
擇蓋烝之之謂新撰之之謂擇

柳

柳柔脆易生之木與楊同類雖縱橫顛倒植之皆
生然使十人植之一人搖之則無生柳矣立賢之
道何以異此又况植之之人寡而搖之之人衆乎

松柏醜茂桑柳醜苑詩曰苑彼桑柔又曰苑彼柳
斯是也蓋凡物發而成暢茂積而成苑結故桑柳
醜條而其詩謂之苑也苑柳曰有苑者柳不尚息
焉言柳之苑非若松柏之茂未幾而衰矣然人尚
庶幾息焉以言幽王之不可朝事曾苑柳之不如
也東方朔集曰首陽爲拙柳下爲工一作柱下爲
工柱下老子柳下展禽也二說皆通大戴禮曰正
月柳梯梯者發乎也本草曰柳華一名絮抱朴子
曰柳柞速朽燎以爲炭則億載不敗此言養生之
經有益如此故廣成子以謂我修身千二百歲矣

而吾形未嘗衰也中朝故事云天街兩畔槐木俗
號爲槐衙由江池畔多柳亦號爲柳衙意謂其威
行列如排衙也今言官牒細瘦謂之柳腰

楸

釋木云大而散楸小而散榎楸梧早脫故楸謂之
秋楸美木也故曰山居千章之楸其人與千戶侯
等董子曰木名三時革命一歲若椿从春楸从秋
榎从夏所謂木名三時芋从子黃从寅苑从邛首
从酉菱从亥芋从丁茂从戊芭从巳莘从辛葵从
癸之類命以一歲支榦故曰革命一歲也夢書曰

榆爲人君揚爲使者楸爲讚謁今柳謂之絲楸謂
之線按楸有行列莖幹喬聳雲華高可愛至秋
垂條如線俗謂之楸線述異記云越人多橋柚園
歲出楸稅謂之楸楸戶中山又有楸戶著名楸籍
者也

櫻桃

櫻桃爲木多蔭其果先熟一名荊桃一名含桃許
慎曰鶯之所食食故曰含桃也謂之鶯桃則亦以
鶯之所食食故謂之鶯桃也月令仲夏之月天子
羞以含桃言薦新也其類大者或如彈丸小者如

珠璣南人語其小者謂之櫻珠字說云櫻主實么
釋系澤如嬰者拷主材成就堅久如考者

柏

柏一名栲雜記所謂暢曰以栲者是也柏性堅緻
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暢曰用以擣鬱詩曰汎彼
柏舟在彼中河言拍非不可以爲舟特非拍之所
宜故共姜守義引以自況也共姜守義所以自誓
如此則欲奪而嫁之者特牽於天性之愛而已故
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云天謂父也蓋毛讀序
者所謂父母欲奪而嫁之之誤也且女子從母而

已故稱毋焉何必言父然後如序王文公曰槐黃
中其華又黃懷其美以時發者也故公位焉松華
猶槐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道
柏視松也猶伯視公伯用拙所執躬亡者以此公
用直所執相主者以此檜柏葉松身則葉與身皆
曲縱松葉柏身則葉與身皆直縱以直而從之檜
以曲而會之世云柏之指西猶磁之指南也

梧

梧一名櫬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
淨妍雅極爲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梧櫬鄂皆五

焉其子似乳綴其纒鄂生多或五六少或二三故
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空閣來風桐乳致巢是
也今亦謂之梧子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
生矣于彼朝陽蓋梧桐以譬才之柔今朝陽以譬
德之溫厚莊子曰師曠之技策也惠子之據梧也
此言精大用則始神大用則弊故二子疲或技策
而立昏或據梧而瞑也

桐

此即白桐華而不實賈思勰曰白桐無子冬結似
子者乃是明年之華房爾雅曰榮桐木即此是也

桐木華而不實故曰榮桐木也今亦謂之華桐華則以其華而不實實思魏曰桐葉華而不實者曰白桐實而皮青者曰梧桐今炒其實噉之味似菱芡桐有三輩青白之外復有岡桐即油桐也生於高岡今亦謂之岡梧蓋梧性便濕不生於岡故此桐有岡之號毛詩傳曰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陶氏云桐有四種青桐葉皮青似梧而無子梧桐色白葉似青桐而有子白桐與岡桐魚異唯有華子爾岡桐魚子是作琴瑟者皆不足據按青桐即今梧桐白桐又與岡桐全異白桐魚子才

下琴瑟岡桐子大有油與陶氏之說正反詩曰湛湛露斯在彼漙漙愷悌君子莫不令儀祀棘剛木故詩以其實難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祀棘剛木故詩以況令德椅桐柔木故詩以況令儀淮南子曰梧桐斷角馬羗截玉言柔弱之勝剛強如此論衡曰楓桐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也老子曰大器晚成豈不信哉孟子曰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又曰舍其梧擯養其楨棘則為賤場師焉梧雖桐輩也而梧下桐上擯雖梓輩也而擯下梓上故桐梓者愛身之譽也梧擯以況眉骨而已蔡邕月令云桐始華桐

木名木之後華者也禱之故曰始易諦曰桐枝濡
羸而又空中難成易傷湏成氣而後華淮南子曰
桐木成雲言其升氣可以造雲雲適甲曰梧桐不
生則九州異名之曰桐似本於此桐系木也而虛
其心若能同者父喪杖竹母喪杖桐竹有節父道
也桐能同母道也母從子者也舊說梧桐以知日
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為一
月有閏則生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不生
則九州異君
柘

柘宜山石柞宜山阜楮宜澗谷柳宜下田竹宜高
平之地崔豹古今註曰柞實曰椽棘實曰棗桑實
曰葇柘實曰佳佳言佳鳥性所食也考工記曰弓
人取材柘為上楨次之檠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
之荆次之竹為下蓋弓材莫良於檠元良於柘故
皇矣先其檠後其柘也蠶書曰柘葉飼蠶其絲作
琴瑟弦清鳴響亮勝於凡絲遠矣

椒

椒似茱萸而小赤色內含黑子如點今謂椒目木
有針刺葉堅而滑澤爾雅曰椒檄醜萊桃李醜核

言桃李屬皆内核椒櫟屬皆外菜也酉陽雜俎曰椒可以來水銀菜莧氣好上椒氣好下蓋椒氣性不上達故詩以譬沃也言沃盛強能脩其政然其馨香下達而已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椒聊之實蕃衍盈朶沃以反子受邑其後遂將盛大則猶之椒也其實蕃衍而至於盈升盈朶也先盈升後盈朶則古者朶大而升小升之所容不足以盈朶故也或曰廣雅以爲兩手謂之朶一升也故是詩先言升後言朶相備而已莊子曰常以裛椒雖踰絺絺然久則臭椒故天下之理有初雖若佳後

更爲害不可不察也

梓

傳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舊說椅即是梓梓即是楸蓋楸之疏理而白色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其實兩木大類同而小別也今呼牡丹謂之華王梓爲木王蓋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書曰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矚言王者造始作爲典則以授諸侯則旣勤樸斲之譬也諸侯致飾嗣其功而終之則惟其塗丹矚之譬也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其宮中所

植皆能預備禮樂之用語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
十年之計莫如種木故文公於初作宮室之時早
計如此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桑梓父之所
植尚或敬之也禮曰見君之几杖則起其類是乎
尸子曰荆有長松文梓

榛

榛似梓實如小栗栗屬也先王以為女塾詩曰營
營青蠅止于樊止于棘止于榛者言圃有樊園有
棘山有榛明欲遠而止之彌遠也又曰鳩鴉在桑
其子在梅其子在棘其子在榛者蓋先實者梅後

實者棘先實者棘後實者榛故其序如此亦其榛
卑小於棘棘卑小於梅詩以刺之故每况愈下也
賦云榛栗罅發江南有小栗謂之茅栗此讀茅為
茅之誤也莊子曰狙公賦茅朝三而暮四衆狙皆
怒茅小栗也

榴

木卧死為翳立死榴荀子曰周公之狀身如斷菑
臯陶之狀色如削爪以此非相蓋不足以非之詩
曰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柶啓之
辟之其榲其榘攘之剔之其檠其柶言周公之新

民刊除林木以治田作室其始作之屏之者樞翳
而已既又就者衆也無所居焉則其修之平之也
及於灌樹其啓之辟之也及於擗据至其尤衆也
無以處之則攘之剔之至於繁拓繁拓材之美者
人之所恃以蠶也蓋論道則木以不材生議政則
木以不材死故莊子言散樗以不材終其天年而
是詩又言刊除材木始於樞翳不得已而去之然
後及於繁拓此古之人所以處乎才與不才之間
猶曰似之而非也

棧

釋木云棧羅棧一名羅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也
又有白者赤羅文棘白羅文緩雖皆所謂文木然
而赤羅為上故穆公植之秦詩初曰晨風卒曰樹
棧者言入世所以用賢之道始於能致之終於能
立之棧謂之綾杉謂之紗棧謂之羅羅亦有華者
俗謂之羅錦羅錦猶言杉錦棘綾也羅錦明杉錦
暗今虜人有棧綾器其文如綾綺狀又下於彩錦
矣爾雅曰棧赤棧白者棘

棧

蘇秦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

王難見於世蓋桂藥之長也凡木葉皆一青惟桂
三脊桂之輩三一曰菌桂葉似柿葉而尖滑鮮淨
而都賦所謂菌桂臨崖者即此桂也二曰牡桂葉
似枇杷而大爾雅所謂浸木桂者即此桂也菌桂
無骨正圓如竹故此云木桂也三曰桂舊云葉如
柏葉者即此桂也皆生南海山谷間冬夏常青故
桂林桂嶺皆以桂為名也本草言桂宣導百藥無
所畏又云菌桂為諸藥先聘通使故說文以為百
藥之長也莊子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言此皆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桂猶圭也久服通神

若服以祀宣道諸藥為之先聘若執以使又謂之
侵能侵他木斃之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
草生徐錯令以桂屑布磚縫中宿草盡死呂氏春
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味辛螫故也然桂之
殺草木自是其性不為辛螫也雷公炮炙論云以
桂為丁以釘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
大木自其性相制爾越絕書曰人固不同慧種生
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以錄生禹考之
殆不然矣異書云月中有桂有一人常斫之木
齋隨合

粉

粉白榆先敷後葉著夾榆性肩地所肩各與木等
故其陰下五穀不植而古之人就以息焉東門之
粉一章曰東門之粉宛丘之相子仲之子婆婆其
下言風化之所行大夫氏之子道舞也二章曰穀
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婆言風化之
所行大夫氏之女市舞也男子道舞尚非所宜女
子市舞尤非所宜矣且東門人所出入宛丘之道
人所往來國之交會也於是粉相之陰焉則人
之所趨而聚也管子曰桓公之時而衢之民桑麻

不種繭縷不治衣多弊屨多穿管仲請沐途旁之
枝使無尺寸之陰焉是故也內則曰莖苴粉榆兔
薨滌漚以滑之兔新生者薨其乾也莖苴粉榆初
生其葉蓋象兔目故謂之兔也淮南子曰槐之生
也五口而兔目十日而鼠耳字說曰榆潘滑故謂
之俞莖俞而有刺所以爲至粉俞而已安可長也
以俞爲合乃卒乎分夫很如粉俞如粉皆分之道
相

木高大似白楊多枝而曲飛鳥喜巢其上賦曰枳
句來巢是也子依房生箸枝端大如指長數寸狀

東南引生故古之種法云斲取東南引根於園角西北種之久之自當滿園語曰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言其滋引而生來也易曰方以類聚竹引東南則以卦推之巽為竹矣震東方也故震為蒼筤竹而已蒼筤幼竹也今人穿沐叢竹芟其繁亂不使分其勢然後枝幹茂擢俗謂之洗洗竹第如洗華例非用水也傳曰淇衛箛箎又曰淇衛之箭又曰下淇園之竹以為楛又曰伐淇園之竹以為矢蓋淇之產竹土地所宜故風人以此美武公之德也詩曰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竹

之初生其色綠長則綠轉而青矣故是詩如此然其卒章又曰如簧如簧言盛也且曰如簧則又以明其為竹矣禮器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蓋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則禮至於器矣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故詩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國語曰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然則武公其殆聖矣乎爾雅曰如竹箭曰苞如松柏曰茂苞言其本茂言其末竹性叢生行鞭深遠故曰苞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干

言原流之長也山言基址之固也竹言根本叢緻
松言枝葉繁衍蓋不如是雖有室豈足樂哉故考
室之詩首章如此竹譜曰北方寒水至冬地凍竹
根類淺故不能植爲是故也爾雅又曰莽數節視
枝四寸有節叢堅中簡茶中凡此皆竹之類一疏
一數一虛一實爾雅又曰蕩竹孫炎以爲闕節爲
蕩按儀禮蕩在建鼓之間蕩蓋簫屬明非數節者
也舊說竹率六十年根輒一易即華實而枯死實
落於土復生六年成疇稽聖賦曰竹布實而根枯
蕉舒花而株槁禮斬衰杖竹齊衰杖桐說者以爲

竹圓效天桐方法地又曰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竹
外節桐內節喪禮以壓於父故爲母暮則其節有
不得達於外矣且桐削杖亦以明其耆禮夫父不
可亢也然母亦豈可略哉故齊衰杖桐削之使勿
亢而已檀弓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竹
言用瓦言味木言斲相備也竹曰不成用土其質
言之木曰不成斲主其文言之其曰瓦不成味則
言以受飲食又不足以成味也荀子曰木器不成
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變味言物變用言內
其義一也說文云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箬箬

也蓋竹从倒艸竹艸也而冬不死故从倒艸一曰竹倒種故从倒艸其萌曰筍筍从竹从日竹之日爲筍解之日爲竹一曰从旬旬內爲筍旬外爲竹今俗呼竹爲茹母草言筍旬有六日而齊母蓬

釋草云齧彫蓬薦黍蓬詩曰首如飛蓬蓬蒿屬草之不理者也其葉散生如蓬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說苑曰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是以君子務本也騶虞一章曰彼茁者葭二章曰彼茁者蓬葭澤草也蓬陸草也故

詩以言庶類蕃殖書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莊子曰天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善轉旋非直達者也商子曰飛蓬過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蓋蓬有利轉之象故古者觀浮木而知爲舟觀轉蓬而知爲車然蓬雖轉徙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也故其制字从逢東觀漢記曰栗駭蓬轉因遇際會管子曰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故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大夫以刺幽王

蒿

晏子曰蒿草之高者也爾雅曰繁之醜秋為蒿蒿
繁之類至秋則高大矣故通呼為蒿也又曰蒿藪
藪牡散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藪青蒿蒿音
之不白者也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蓼蓼者莪
匪莪伊藪言以憂思亂其精神故目視昏華視莪
以為蒿藪也藪大於蒿故前曰蒿後曰藪也莊子
所謂蒿目放於此乎說文莪从蒿省蓋五十象艾
六十象著七十象蒿艾治也蒿亂也莊子曰是其
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蓬蒿以言穢亂
管子曰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

茂鳩藟藪至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
有黃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別也
陝西紋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株
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比
常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黃此
蒿猶青氣稍分亦恐古人所用以此為勝

繁

蒿青而蒿繁白而繁爾雅曰繁鋪蒿白蒿也葉
於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欲似細艾者所在
有之故曰鋪蒿也今俗謂之蓬蒿可以為蒞藪云

豆薦繫道是也一曰由胡廣雅曰由胡白蒿也北
海謂之旁勃夏小正曰繫由胡由胡旁勃也詩曰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繫所以祭也于沼于水之外
也于沚于水之內也符采之左右繫采之內外廟
藻采之下則其位彌下者其事亦彌繁故也傳曰
夫人執繫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王后
則荐菜也國語曰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
以紘經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
加之以朝服自庶以下皆衣其夫與此同意七月
之詩曰春日進遲未繫祁祁傳曰采芣所以生蠶

也蓋農功有早晚蠶事有先後故言求桑于前以
著蠶之早者采繫於後以著蠶之晚者今履蠶種
尚用蒿云仙經曰白蒿白兔食之仙爾雅曰芣菟
葵豈謂是歟采繫先言于沼于沚後言于澗之中
言夫人於是有進而無退采蘋言澗在前采蘋言
澗在後夫人嫌於事不勤大夫妻嫌於德不邵也
符

爾雅曰蒼華余其柔符蓋符一名接余亦或謂之
鳧葵叢生水中莖如芡股葉如莖端隨水淺深詩
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三相參為參兩相差為差

參差言其出之無類左右言其求之無方王文公
曰姜餘詩雖以比淑女然右妃所求皆同德者則
姜餘惟后妃可比焉其德行如此可以姜餘艸矣
若蘋蘩藻所謂餘艸舊說蕪華白苻華黃頽氏家
訓云今苻菜是水悉有之黃華似蓴是也夫后祭
苻夫人祭蘩大夫妻祭蘋藻而詩之言苻止於蓴
之而已蘩則曰于以用之蘋藻則至于盛之湘之
真之無所不爲焉亦其位彌高者其事亦彌略之
證也又后妃言河夫人大夫妻言澗后妃言洲夫
人言沼言汜大夫妻言蘋言漚亦言之殺也且蘋

蘩蒹藻溪澗沼汜之毛也而苻則異矣故后妃采
苻詩傳以爲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
求備焉沼汜溪澗之草猶可以薦后妃則苻菜也
據此苻菜厚於蘋蘩故曰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
共苻菜備庶物以事宗廟苻之言行也蘋言賓藻
言漂蘩言盛然則苻菜言采言芼是亦共之而已
故教成之祭芼用蘋藻以成婦順易曰德言盛禮
言恭又曰君子以成德爲行然則后妃采苻夫人
采蘩大夫妻采蘋藻固有次第哉且后妃夫人采
一大夫妻采二二而足非其至也許大夫妻者不

一而足

蘋

春義曰教成祭之牲用魚羔之以蘋藻所以成禮
順也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魚亦柔巽隱伏故
此三者昏禮以成婦順韓詩曰沉者曰蘋浮者曰
藻蓋藻萍類也似槐葉而運生生道旁淺水中與
萍雜至秋則紫今俗謂之馬藻亦呼紫藻故曰下
以采藻于彼行潦而傳云澡聚藻也呂覽口菜之
美者崑崙之蘋高誘謂蘋大蘋水藻也據此蘋即
所謂藻水深絮處乃有故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也先言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後言于以采藻于彼
行潦亦言大夫妻之德有隆而無殺左傳曰橫行
行潦之水蘋藻蓋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
公淮南子曰容華生葉葉生萍藻萍藻生浮草謂
是歟蓋非蒲藻之藻萍藻之藻浮蒲藻之藻沉草
木疏以為葉似蓬蒿莖如釵股而大謂之聚藻類
矣按顏氏家訓云若牛藻也即機所謂如蓬者也
郭璞注三蒼亦云蓋藻之類則明非蓋藻蓋藻一
名聚藻蓋聚也藻出乎水之上蘋出乎水之下故
大夫妻采之然而采繫曰可以奉祭祀而采蘋言

共者蓋曰予以用之公侯之宮則所謂奉也予以
奠之宗室牖下則是共之而已若然誰其尸之有
齊季女者祭主也蓋非大夫妻春秋傳曰濟澤之
阿行潦之蘋藻置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說者以
爲季蘭季女佩蘭者也然則大夫之妾教成之祭
共蘋藻爲於是使女之季者佩蘭主而奉之故傳
以爲季女微主也

藻

藻水草之有文者出乎水下而不能出水之上其
字从澡言自潔如澡也書曰藻火粉米藻取其清

火取其明也周官布冕四章自藻而下其章不足
道也故謂之布冕布冕言其數也玄冕二章自黼
而下其數不足道也故謂之玄冕玄冕言其色也
先儒以爲布冕三章玄冕一章非是也孔子曰黼
衣黻裳者不如藻非不能食也服使然也蓋玄冕
繪黼於衣繡黻於裳大祭則王服以齊故曰不如
藻也中祭而下則服玄端然則禮曰齊之玄也以
幽陰思也玄冕亦商非特玄端而已禮曰玄冕齊
戒詩曰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黼玄冕也以衮舉上
以黼舉下蓋言之法也由此觀之玄冕兩章則希

冕四章明矣蓋子男之服毳冕五章則人君所服
盡於此矣人君所服盡於毳冕則希冕而下臣服
也故禮自毳冕而上章數皆以奇自希冕而下章
數皆以偶奇陽也偶陰也孔子曰管仲饜薑而朱
紘山節而藻校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說者以爲
藻取其文蓋藻非特爲取其文亦以禳火今屋上
覆椽謂之藻并取象於此亦曰綺井又謂之覆海
亦或謂之愚項風俗通曰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
作荷菱荷菱水草也所以厭火與此同義詩曰魚
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鰈豈樂飲酒魚在在藻

有莘其尾王在在鰈飲酒樂豈蓋魚性食藻王者
德至淵泉則藻茂而魚肥故以頌首莘尾爲得其
性莊子曰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故三章
皆曰魚在在藻王在在鰈也且周之興也憂勤在
豐其豈樂在鰈豈樂在鰈其嘉樂在洛故是詩正
言樂豈蓋憂釋而爲樂怒釋而爲豈尚書大傳曰
周書自秦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傳曰士卒鳧藻
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或言魚藻不
以其如此

海藻

爾雅曰蘼海藻如冰藻而大似髮黑色生深海中
陳藏器本草以爲爾雅所謂論似編祖似組東海
有之正爲二藻也善療瘰癧夫頸處險而瘰今汝
洛間多焉而浙右閩廣山嶺重阻入鮮病之者按
本草海藻昆布青苔紫菜皆療瘰癧結氣破海之
邦食此故能療之也

蕭

蕭可以祭故其字从蕭亦秋風之過蕭意象蕭然
故蕭一名萩其字从蕭也爾雅曰蕭萩蕭似白蒿
芝麤科生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蕪之詩曰取蕭祭

脂凡祭灌鬯求諸陰燂蕭求諸陽奏樂求諸陰陽
之間故禮曰聲音之號所以告詔於天地之間也
又曰見以蕭光以報氣也加以鬱鬯以報魄也凡
祭言鬯常先於蕭今祭義言鬯更在蕭後則以言
商禮故也蓋周人先求諸陰故先灌鬯燂蕭在後
商人先求諸陽故先燂蕭灌鬯在後且周祭肺商
祭肝故祭義言商禮先舉肝所謂羞肝肺首心是
也郊特牲言周禮先舉肺所謂祭肺肝心是也詩
曰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民者上之所恃以事宗廟
社稷蕭之象也又曰蓼彼蕭斯零露漙漙蕭微物

也而其香能上達故詩亦以況四海之諸侯蕭今俗謂之牛尾蒿

菱

爾雅曰菱蕨攢其葉似荇白華實有紫角刺人可食一名芟屈到嗜芟即此是也亦名辭若說文云楚謂之芟秦謂之辭若今俗但言菱芟諸盜朱書亦不分別惟武陵記云四角三角四芟兩角曰菱其花紫色晝合宵炕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也羣說鏡謂之菱華以其面平光影所成如此庾信鏡賦云照壁而菱華自空是也

蓼

此即蓼之生水澤者也似蓼莖赤味辛一名薔爾雅曰薔蓼是也詩曰其蔞斯趙以薔蓼茶蓼陸草也蓼水草也以薔茶蓼則高下無所不治且因暑雨化之則草不復生而地美蓋非特去草之害亦以醲其田疇故茶蓼朽止於是黍稷茂止也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此之謂也詩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成王初惑管蔡而疑周公四國之亂幾致王室則嘗集于蓼矣悟而思後患故曰未堪家多

雜于又集于蓼予又集于藜言辛苦也離騷曰蓼
蟲不能從乎葵藿則葵藿甘而蓼苦故也吳越春
秋曰越王念復吳怨卧則切之以蓼冬則抱冰夏
則附火言其刻志如此

卷耳

爾雅曰卷耳苓耳廣雅曰即臬耳也幽州人謂之
爵耳或曰形如鼠耳故有耳之號也或曰白華細
莖如婦人耳璫故名云荆楚記曰卷耳一名璫
草亦云蒼耳叢生如盤今人以葉覆麥作黃衣者
所在有之詩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

彼周行言后妃持是器采是物而不滿焉則以志
在彼不在此也問者曰后妃貴矣今曰采卷耳何
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詩人借此以寫后妃之
志焉耳故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以
意逆志是為得之荀子曰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
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昔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
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
也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有九方臯此其
於馬非臣之下也穆公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
已得之矣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徃取

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
使求焉者物色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
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
巨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
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
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然則善讀書者若九方臯
之相馬可也舊說千歲之龜巢於蓮葉游於菴耳
之上

桂

爾雅曰桂雅充蔚也葉形似桂方莖白華華生節

間如鷄冠子黑色細長三稜一名蔚臭劉歆云桂
臭穢是也一名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悲也一名
推詩曰中谷有推曷其乾矣早乾曰曷推者能曷
之草今曰曷其乾矣則非一日之充也故序以為
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芥

芥似菘而有毛其子如粟傳曰磁石引鐵琥珀拾
芥即此是也或曰草謂之芥琥珀所脅謂草爾故
類從以爲琥珀脅草也方言曰蘇芥草也江淮南
楚之間曰蘇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孟子曰君

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手足有之也土芥曼之也芥辛菜也今人望梅生津食芥墮淚此五液之自外至也慕而涎垂愧而汗發此五液之自內至也化書曰琥珀不能呼鷹芥蓋芥鷹矣雖琥珀不能呼也故同氣相求乾之二五利焉二五皆龍德故也本草經曰尋萬物之性皆有離合虎嘯風生龍吟雲起磁石引鍼琥珀拾芥漆得蟹而散麻得漆而湧桂得葱而軟樹得桂而枯戎鹽累卵獺膽分盃其氣爽有相關感多如此類其理不可得而思也

矣

天葉似荷而大其上有數千蹙如沸沫生而有芒刺其中有米可以濟飢傳云蓮芡之屬有橐籥一名鷄頭蓋其蓬罇似鷄首故曰鷄頭一名鷄壘莊子曰乘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鷄壘也承零也是時為帝者也此言貴賤更事也當其所須則貴雖用而緩則賤豈有常也哉俗云荷華日舒夜歛芙蓉晝合宵炕此陰陽之異也方言曰北燕謂之葭青徐淮泗之間謂之芡南楚江淮之間謂之鷄頭或謂之鷄頭狀蓋似禽鳥之首故傳以名之周官

遷入加邊之實淺英臬脯淺英取之水臬脯取之
陸所謂邊也之實水陸之品也

埤雅卷第十五

